

张竹坡评点《金瓶梅》动因论析

曾志松

(上海师范大学,人文与传播学院,上海 200234)

摘要:张竹坡评点《金瓶梅》有两方面的缘由:一是揭示小说文本中蕴含的文法,二是心有寄托。寄托主要包括三点:一,借评点《金瓶梅》感慨人情冷暖,世态炎凉;二,借评点表达科场数次失利之后,对功名既失望又有期望的复杂心理;三,表达对孝德推崇以及笃孝的自豪。寄托是评点的主要动因,这也就导致了张竹坡《金瓶梅》评点主观性过强。

关键词:张竹坡;《金瓶梅》;评点动因

中图分类号:I206.2

文献标识码:A

文章编号:1673-0429(2018)06-0090-05

张竹坡评点《金瓶梅》的缘由有两种说法。第一种说法是揭示《金瓶梅》中的文法。张竹坡盛赞《金瓶梅》的文法“针线缜密”“千针万线,同出一丝”“曲曲折折不露一线”,而“圣叹既歿,世鲜知者,吾将拈而出之”^{[1]212}。另外一种说法是寄托说。张竹坡族人张省斋提出:“道深……曾批《金瓶梅》小说,隐寓讥刺”。^{[2]88}隐寓内容,则语焉不详。至于是否含有寄托,张竹坡的表述则前后抵牾,《第一奇书凡例》:“作《金瓶梅》者,或有所指,予则并无寓讽。”^{[3]1476}《竹坡闲话》说:“然而我自做我之《金瓶梅》,我何暇与人批《金瓶梅》也哉。”^{[3]1482}评点的动因会对评点的结果产生重大影响,鉴于“知人论世”的批评传统,学界对这一问题涉及较多,但多泛泛而谈。笔者仅见杨杨的硕士论文“从具体的客观条件和事实来分析张竹坡评点背后的心理结构”^{[4]12},对这一问题给予了较多关注,但可继续深入的空间还有不少。

一、家世巨变,借评点遣闷怀

张竹坡出生于一个宦宦之家。伯父张胆、张铎入清后都做过高官。其父一生不仕,在家奉养母亲,正因为这一点,张竹坡家受到伯父们的资助,少年时代张竹坡家境宽裕。张竹坡自己在诗作也说“少年结客不知悔,黄金散去如流水”^{[5]261}(《拨闷三首》),表明日子过得非常殷实。据吴敢先生的考证^{[2]64-89},与他们家族有交游的文化界的名人有:陈贞慧、李渔、尤侗、侯方域、张玉书、戴名世、张潮等等。如此盛大的交游圈也是张竹坡家族鼎盛的一个旁证。

十五岁是张竹坡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。张竹坡父亲去世,他的生活走向贫困。张竹坡在他二十六岁那年评点《金瓶梅》。在评点的过程中,他写了一首《乙亥元夜戏作》,有句云:“归来虽复旧时贫,儿女在抱忘愁苦。”^{[5]260}其间“旧时贫”表明他的境况已经很久了,他说“忘愁苦”,实际上却表明他忘不了。《金瓶梅》的评点使他“才名日振”^{[1]212},但名声的扩大并没有使他摆脱贫困。张竹坡在二十七岁秋

收稿日期:2018-10-20

作者简介:曾志松(1978—),男,湖南郴州人,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,主要从事元明清文学、中国古代小说与文化方面研究。

冬之际参与了《幽梦影》的评点。《金瓶梅》和《幽梦影》的评点在时间上接近,可以大致认为《幽梦影》的一些评语能够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他内心的状况。在《幽梦影》评点中,张竹坡不止一次提到贫病的窘困。《幽梦影》第23则原文是:“境有言之极雅而实难堪者,贫病也……”张竹坡评曰:“我幸得极雅之境。”^{[6]40}第69则谈及著新书注古书均是千秋伟业。张竹坡评云:“注书无难,天使人得安居无累,有可以注书之时与地为难耳。”^{[6]84}他在第122则评曰:“无益之心思,莫过于忧贫;无益之学问,莫过于务名。”^{[6]129}他虽然认为“忧贫”“务名”是最“无益”的,但是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他“忧贫”“务名”的深层心理。

少年富足与失怙之后生活上的落差,使张竹坡较早感受到人情的冷暖。他十九岁时作《乌思记》感慨:“至于人情反复,世事沧桑,若黄河之波,变幻莫测;如青天之云,起灭无常。噫,予小子久如出林松杉,孤立于世矣。”^{[7]129}张竹坡的伯父张胆、张铎功名显赫,张竹坡却处于“久如出林松杉,孤立于世矣”的境况。“孤立”心理的产生,应该与来自伯父一支的“人情反复”相关联。张竹坡在《幽梦影》第93则的评语也指向此:“求知己于兄弟亦难。”^{[6]103}张竹坡有亲弟弟张道渊,从张道渊为张竹坡立传及传中赞语的情况来看,他们兄弟是知己。据王汝梅先生考证,张道渊在张竹坡死后曾经主持过张评本的复刻修订^{[8]106}。因此,张竹坡的这则评语不是针对他的胞弟张道渊而言的。考虑到他在《乌思记》所说的“人情反复”“白眼穷途”之语,他这句话所指是他父辈的兄弟或者他的堂兄弟。

张竹坡在《金瓶梅》的评点中表现出对兄弟伦理的呼唤,《竹坡闲话》:“天下最真者,莫若伦常;最假者,莫若财色……若夫父子、兄弟,如水同源,如木同本,流分枝引,莫不天成。”^{[3]1480-1481}张竹坡视父子兄弟等“伦常”为“天下最真者”。相应的对“假父假子、假兄假弟”予以批评,并指出其根源在于富贵金钱对伦常的冲击作用:“将富贵,假者可真;贫贱,而真者亦假。……贫贱,冷也,冷则无不假。”^{[3]1481}联系张竹坡在评点《金瓶梅》前后的相关文字——上文提到的《乌思记》和《幽梦影》中的评语——我们认为,张竹坡这段针对财富颠倒伦常的议论是有现实针对性的。如果说这里的议论是在借议论小说《金瓶梅》而隐藏自己的锋芒,那么在《竹坡闲话》的结尾则跳出评论,直指现实:“邇来为穷愁所迫,炎凉所激,于难消遣时,恨不自撰一部世情书,以排遣闷怀。”^{[3]1482}由此看来张竹坡有借《金瓶梅》这一部“世情书”来感慨人情冷暖、世态炎凉的直接诉求。

正是因为张竹坡在《金瓶梅》的评点中隐藏了对族兄的不满,才会导致张省斋指出张竹坡“批《金瓶梅》小说,隐寓讥刺”却又语焉不详。张道渊则避而不谈。张竹坡既想挑明,又想掩饰,从而前后矛盾。

二、久困棘围,借评点畅心志

张竹坡早慧,六岁时即能即兴对出“河上观音柳,园外大夫松”^{[9]73}的佳句。据张道渊《仲兄竹坡传》记载,张竹坡有“读竟复诵,只字不讹”^{[2]246}的过目不忘的神奇智慧。

张竹坡的父亲虽然自己不愿出仕清朝,但寄希望于早慧的张竹坡,希望他早日取得功名。张竹坡自己也极度自信,有“壮志凌霄志拂云”^{[5]261}的抱负。但现实人生却是非常不幸:“五困棘围,而不能博一第。”^{[2]247}十五岁的张竹坡首次参加乡试落第。十八岁再次落第。他性格中盼望出人头地的一面开始以凄厉的形式出现,作于十九岁的《乌思记》云:“矧予以须眉男子,当失怙之后,乃不能一奋鹏飞,奉扬先烈,搞颜色,困行役,尚有何面目舒两臂系五色续命丝哉。”^{[7]129}他认为不能在功名场上扬眉吐气,便连“舒两臂系五色续命丝”的面目都没有。二十四岁,张竹坡第四次落第。那年冬天,张竹坡特意北游京师,访长安诗社,“登上座,竟病分拈,长短章句,赋成百余首。众皆压倒,一时都下皆称竹坡才子云。”^{[1]211}张竹坡此举意在表现他文学方面的才华。他的愿望得到了实现:“一时都下皆称竹坡才子云”。但是名声的获得没有帮助张竹坡摆脱贫困,也没有帮助他获取功名。他在《乙亥元夜戏作》称“归来虽复旧时贫,儿女在抱忘愁苦”,“归来”指的是长安诗社夺魁归来,其生存状况依然是“旧时贫”。

二十七岁,也就是评点《金瓶梅》的那年秋天,张竹坡第五次落第。他对科举、君主乃至天命都开始

怀疑,但对自己才华的自信仍在,在《幽梦影》的两则评语反应了这一心态。《幽梦影》第63则原文:“十岁为神童,二十三十为才子,四十五十为名臣,六十为神仙,可谓全人矣。”^{[6]79-80}对于这一全人的人生模式,张竹坡云:“神童才子,由于自己,可能也;臣由于君,仙由于天,可不必也。”^{[6]80}这一评语中表现出了对“君”“天”的不信任。第180则原文:“宁为小人所骂,毋为君子所鄙;宁为盲主所摒弃,毋为诸名宿之所不知。”^{[6]184}张竹坡评道:“后二句少足平吾恨。”^{[6]184}张竹坡将那批掌管科举路径的“主”斥为“盲主”,对自己才华信心满满的言外之意便相当明显了。

即便五次落第,张竹坡依然寻找着建立功名的机会,“眼前未得志,岂足尽平生”^{[5]261}。在张竹坡人生的最后两年中,先是贫病客居于苏州,之后北上,效力于“永定河工次”。清廷甚是重视治水,借此获得富贵者不计其数,仅张竹坡一族就有道源、道溥、道沂等取誉于此。同族兄弟的成功之道必定给张竹坡巨大刺激与希望。在久困棘围之后,张竹坡为自己找到了一条通向“男儿富贵”的道路。在“永定河工次”,张竹坡“虽立有羸形,而精神独异乎众,能数十昼夜目不交睫,不以为疲惫”^{[1]212},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。不幸的是在永定河工程竣工的时候,“呕血数升”而亡,所留遗物“惟有四子书一部,文稿一束,古砚一枚而已”^{[1]212}。“四子书”即四书。从张竹坡的遗物来看,张竹坡在永定河工程上依然在准备科举考试,表明他对科考获取功名并没有完全绝望。

张竹坡把自己对科考既失望又保持希望的复杂心态带到了评点中。《金瓶梅》中西门大宅里是“一片淫欲世界”^{[3]1512},众多妇人中唯有孟玉楼有较好结果:再嫁给李衙内,夫妻敬爱有加。张竹坡把孟玉楼的好结果归因为“宽心忍耐,安于数命”^{[3]1500}。孟玉楼因“宽心忍耐”而独有结果,恰好符合张竹坡久困棘围而依然盼望成功的心境。所以张竹坡在评点《金瓶梅》时特别重视孟玉楼,认为作者写玉楼是“自喻”:“至其写孟玉楼一人,则又作者经济学问,色色自喻皆到。”^{[3]1486}《金瓶梅》作者是否有意识地在孟玉楼身上投注了自己的寄托,这是一个值得商讨的问题。张竹坡在孟玉楼身上投注了寄托则是毫无疑问的,他主张将《金瓶梅》的题目更换为“奇酸记”:

……故作《金瓶梅》者,一曰“含酸”,再曰“抱阮”,结曰“幻化”,且必曰幻化孝哥儿,作者之心,其有余痛乎!则《金瓶梅》当名之曰《奇酸志》《苦孝说》。^{[3]1488}

张竹坡“含酸”“抱阮”云云,是对“高才被屈,满腹牢骚”^{[3]1495}的孟玉楼的内外处境的一种总结。他在《竹坡闲话》中说得更清楚:“夫终不能一畅吾志,是其言愈毒,而心愈悲,所谓‘含酸抱阮’,以此固知玉楼一人,作者之自喻也。”^{[3]1480}以“奇酸记”来命名小说就相当于将孟玉楼设置为全书的中心人物,将西门庆、潘金莲等设置为背景元素。张竹坡将一个相对次要的人物看成是最重要的人物,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孟玉楼最后有了一个好的结果。《批评第一奇书〈金瓶梅〉读法》最后一则亦云:“以玉楼弹阮起,爱姐抱阮结,乃是作者满肚皮倡狂之泪没处洒落,故以《金瓶梅》为大哭地也。”^{[3]1513}我们也可以说张竹坡的“满肚皮倡狂之泪没处洒落”,所以借《金瓶梅》中的玉楼来抒发他内心对待功名既失望又有希望的复杂心理。

文章开始时说过,张竹坡评点《金瓶梅》的缘由之一是揭示小说中的文法。这是事实。《批评第一奇书〈金瓶梅〉读法》开列了108则“读法”,在数量上远远超过金圣叹给《水浒传》开出的15则。需要指出的是张竹坡从整体结构和细部伏线等方面开列出108则读法,其目的不仅仅是“喜其文之整密,偶为当世同笔墨者闲中解颐”^{[3]1476},其性质与诗社夺魁一样,是表明自己在文章方面才华出众,当下功名未就仅仅是时运不到而已,这也是他对自己功名尚保持希望的一种证明。

三、奉扬先烈,借评点推崇孝悌

张竹坡家族笃守孝道,张竹坡的父亲就以奉养母亲而不出仕。张竹坡的家庭重孝道最为突出的例子是胞妹张文娴“算取花剪割股”^{[2]72}偷偷地放在药鼎之内,以求父亲病愈。两年后,张竹坡十五岁时,张父去世,张竹坡“哀毁致病”^{[1]211}。尽孝,奉扬先烈,甚至成为张竹坡追求功名的内在动力之一:

偶见阶前海榴映日,艾叶凌风,乃忆为屈大夫矢忠、曹娥尽孝之日也。嗟乎,三闾大夫不必复论。彼曹娥,一女子也。乃能逝长波,逐巨浪,贞魂不没,终抱父尸以出。矧予以须眉男子,当失怙之后,乃不能一奋鹏飞,奉扬先烈,搞颜色,困行役,尚有何面目舒两臂,系五色续命丝哉!^{[7]129}

曹娥是东汉有名的孝女,《后汉书》有传。十九岁的张竹坡将曹娥与屈原并举,可见曹娥所代表的孝在张竹坡心中占有突出的地位。张竹坡认为“当失怙之后”,就应当“一奋鹏飞,奉扬先烈”,即获取功名光耀祖宗。

二十六岁,已是四次落第的张竹坡,在《乙亥元夜戏作》称:“男儿富贵当有时,且以平安娱老母”,^{[5]260}“娱老母”依然是他重要的职责。张竹坡做过一篇《治道》^{[2]243-245},写作年份不可考,但可以看作是他为“帝王师”的人生理想而撰写的一份施政纲领。在这篇纲领性的短章中,他认为“三代以上为政易,三代以下为政难”^{[7]127},其原因在于“人心不正,风俗以颓”^{[7]127}。正人心淳风俗的关键在于“古人生而孩提之时,即教以父母之当孝也,兄长之当敬也”^{[7]127}。孝悌俨然成为张竹坡“治道”中最为根本的一环。

在生活中,张竹坡笃守孝道。在《金瓶梅》的评点中,张竹坡也特别重视挖掘小说中“孝”的因素。首先,他认定《金瓶梅》的作者就是一个孝子。《竹坡闲话》中云:“《金瓶梅》,何为而有此书也哉?曰:此仁人志士孝子悌弟不得于时,上不能问诸天,下不能告诸人,悲愤呜咽,而作秽言以泄其愤也。”^{[3]1480}这样就把《金瓶梅》理解为“孝子悌弟”的发愤之作。其次,张竹坡认为《金瓶梅》写作的动机是表达作者作为孝子的苦楚。他专门写了一个专论叫《苦孝说》:

故作《金瓶梅》者,一曰“含酸”,再曰“抱阮”,结曰“幻化”,且必曰幻化孝哥儿,作者之心,其有馀痛乎?则《金瓶梅》当名之曰《奇酸志》、《苦孝说》。呜呼!孝子,孝子,有苦如是!^{[3]1488}

张竹坡从他认定的作者是孝子出发,认为《金瓶梅》应当命名为《苦孝说》,其目的也在于突出孝。张竹坡对“孝”的重视在《第一奇书目》^{[3]1477-1479}中表现得相当突出。张竹坡认为,《金瓶梅》中有一种重要的文法叫“两对章法”^{[3]1493},所谓“两对”即每一回中主要叙述两件事。具体参见张竹坡《批评第一奇书〈金瓶梅〉读法》第8则。张竹坡将每一回目的两个关键词抽出,组成了《第一奇书目》,这实际上可以看作是是整个小说的大纲。张竹坡对这大纲式的“目”,一共添加了9条批语。为了论述方便,笔者将其按顺序摘录如下,并添加序号:

- 1, 一回 热结 冷遇 ○弟字起。
- 2, 十回 充配 玩赏 ○金、瓶、梅三字至此全起。
- 3, 廿一回 扫雪 簪花 ○金、瓶、梅三人至此畅聚。
- 4, 廿九回 冰鉴 兰汤 ○全部结束
- 5, 四十六回 走雨 卜龟 ○两番结束
- 6, 五十八回 打狗 磨镜 ○孝子著书之意在此,教人以孝之意亦在此。此回以一个“孝”字照应一百回孝哥的“孝”字。
- 7, 七十五回 含酸 撒泼 ○是作者一腔愤恨无可发泄处。
- 8, 九十七回 假续 真偕 ○一部真假总结,照转冷热二字。
- 9, 一百回 路遇 幻化 ○孝字结。

这9条评语中,第2、3两条是指人物的出场、会聚、及其活动,第4、5两条是预述人物命运,即为书中人物“遥断结果”^{[3]399},这四条评语的关注点在于书中的人物。明清之际的小说批评家都重视人物,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,与本题无关,此从略。“人情冷暖”的感慨和“高才被屈”的窘境分别由第7、8条来承担。强调孝则有第1、6、9条,占三分之一强,可见张竹坡在评点《金瓶梅》时对孝的重视^[10]。

张竹坡在生活中笃守孝,在治国理念中强调孝,在小说评点中突出孝。张竹坡于孝,真正做到了知和行的统一。对于自视甚高却又终未释褐的张竹坡来说,孝不仅仅是儒家的一种道德规范,还是一种人

格上的精神支柱。

评点《金瓶梅》是张竹坡人生中的一件大事,也是小说批评史上的一件大事。评点《金瓶梅》让他名垂千古,但他志不在此。张竹坡写过三首题咏古人的诗,分别题咏“留侯”“酈侯”“淮阴侯”^{[5]263},诗歌中对张良“终得骋其志,功成鬓未丝”、萧何“授汉以王业,卓哉人之雄”的成功人生表示了无比的艳羡,其间也有着自比张良、萧何的成分,在他内心有着“作帝王师”(《留侯》)的人生理想。对于武功赫赫最终被诛的韩信,则颇有微词:“既然用武善,为甚识机迟”(《淮阴侯》)。他写过《治道》一文谈论如何治理天下。但他最终没有成为“帝王师”,反而贫困交加,饱受人情冷暖。张竹坡评点《金瓶梅》属于“发愤著书”,与李贽、金圣叹评点《水浒》一样都是有所寄托的,他在《金瓶梅》评点中所蕴含的寄托不仅仅是张省斋所说的“隐寓讥刺”,还包含了更为广阔的生活态度以及人生追求。吴敢先生指出:“张竹坡评点《金瓶梅》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,把自己的家世遭遇情绪感触摆进去”,^{[11]17}洵为的论。但是,张竹坡评点时主观情绪过于强烈,以至于他所阐释的主旨多与此相关,这就要求我们在接受张竹坡留下的这份珍贵遗产时需要冷静客观。

[参 考 文 献]

- [1] 侯忠义,王汝梅.《金瓶梅》资料汇编:增订本[G].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1985.
- [2] 吴敢.张竹坡与《金瓶梅》研究[M].北京:文物出版社,2009.
- [3] 金瓶梅:会评会校本[M].秦修容,整理.北京:中华书局,1998.
- [4] 杨杨.张竹坡《金瓶梅》批评研究[D].兰州大学,2008.
- [5] 吴敢.张竹坡《十一草》考评——张竹坡与《金瓶梅》研究之四[J].明清小说研究,1985,(02).
- [6] 张潮.幽梦影[M].王峰,评注.北京:中华书局,2008.
- [7] 吴敢.张竹坡与《金瓶梅》[M].天津:百花文艺出版社,1987.
- [8] 王汝梅.王汝梅解读《金瓶梅》[M].长春:时代文艺出版社,2007.
- [9] 吴敢.张竹坡年谱简编——张竹坡与《金瓶梅》研究之一[J].徐州师范学院学报,1985,(01).
- [10] 魏艳君,周江川.明代出版业的发展与通俗小说的勃兴[J].重庆理工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),2014,(10).
- [11] 吴敢.张竹坡《金瓶梅》评点概论[J].徐州师范学院学报,1987,(03).

Zhang Zhupo's Analysis on the Motivation of *the Golden Lotus*

Zeng Zhisong

(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,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, Shanghai 200234, China)

Abstract: There are two reasons for Zhang Zhupo's commenting on *the Golden Lotus*. First, revealing the grammar contained in the text of the novel. Second, committing with thoughts and emotions, which mainly contain three points: by remarking on *the Golden Lotus* to sigh with fickleness of human relationship and vicissitudes of life; by commenting on this novel to express the author's both disappointed and expected complex psychology with fame that caused by several failures in imperial examinations; by expressing admiration and pride of filial piety. Sustenance is the main subjective factor of comments. What should pay a special attention to is that Zhang Zhupo's comments has a strong subjectivity.

Keywords: Zhang Zhupo; *the Golden Lotus*; factor of comments

[责任编辑:陈忻]